

十

-72084  
.10



唐文粹卷第三十九

議甲摠十一首

共與姚

鉉

纂

郊廟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

丘議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陵寢

唐太宗皇帝配天

議長孫帝祫議韓愈

遷廟議權德輿

立廟議

朱子春

宗廟遠豆議

崔沔

同前議

常述均同議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昴度循半日南極當昴度環周是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

言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畧運未周惟揔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皆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傳孝忠進奏曰唯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敬祖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百又后次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士一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公太公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

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高祖宗祀太宗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隋其祀是棄三代之今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太祖高祖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

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堂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備以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二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上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謂祭祀以配

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

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帝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逆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濟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宗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

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稔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而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尊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

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  
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  
合祭於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  
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  
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  
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  
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派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  
懿廟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  
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  
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  
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  
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  
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

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  
五曰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二祖宜別立一廟於京師  
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以去廟為祧  
去祧為壇去壇為畧漸而之遠其祭益稀也日者魯立煬  
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一廟至於禘祫  
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  
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  
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  
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  
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

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  
祭甚頓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  
至多比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與殷周禮從  
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  
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  
以為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  
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  
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  
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  
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

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  
穆合食無嫌之嘆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  
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  
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  
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晉不  
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  
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  
宋初永和中無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  
請特築一室堂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  
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  
梁陳比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  
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  
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占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

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  
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  
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  
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  
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  
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  
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鮌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  
於禹不先鮌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  
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  
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  
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上  
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

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  
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  
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一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  
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初立此又易行  
狀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  
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丁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  
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  
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祫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  
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  
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觀八年  
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  
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膺獎獲貳  
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



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裁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今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

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

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王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屢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歛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况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一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拜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說其所習好惡同異遂令歷代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典只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而外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拊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述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

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宗親親之義篤尊  
尊之道度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  
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  
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  
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以祖鄭玄者則  
陳四廟之制述三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  
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鳩慕踰匹夫之  
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古之彝  
則臣等奉述叢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  
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  
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  
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  
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

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爲宜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  
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群經之明文從累代  
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  
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  
位不同者焉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  
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  
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  
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  
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  
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邁豆之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

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汙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絜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主敬可謂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二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五山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

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朝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畧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

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爲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楹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朝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惟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咄咄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教猶奢而寧儉非十八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

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司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

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當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艾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取貝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以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飲二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

采蘋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向必師古籩豆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篳篥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可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鬻粟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

敢忘舊制

同別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蕪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蕝藻之類亦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饜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醴水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但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禮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蓬爵則

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直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燹摧毀畧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真久遠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明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絜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

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責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元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饗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藝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并以備薦羞所謂絜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柘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駘奔走以役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一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駘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



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黹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

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唐文粹卷第三十九

唐文粹卷第四十

明堂五明堂議 孔穎達

吳興姚 鉉

纂

同前議 顏師古

同前議 魏徵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雅樂二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祐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車服二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刑辟三 請禁私鑄錢議 劉蕡

復讎議 韓愈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

藝群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  
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  
與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橐藉器  
上陶匏用甕粟以貴誠服大表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  
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  
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  
臣以上座止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  
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土  
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賈等議云上層祭天下  
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  
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  
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

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  
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  
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  
益或異或同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詒訓參以舊  
圖其上圓下方復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  
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  
異端蠱起是非舛斥靡所適從遂乃以人發言止爲一  
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  
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  
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  
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叅大議思竭塵露微

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  
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  
於質畧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  
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  
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  
下廣袤之規凡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  
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  
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  
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  
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  
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

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  
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實  
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  
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  
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文  
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韜禮于高禘九門磔壤以禦疾疫  
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  
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  
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衮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  
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尸子亦曰黃帝曰合宮  
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  
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

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袞受朝常居出入既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宰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大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哀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二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詎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四擇其可否宣尼彞則尚或補其闕漏况鄭氏臆說溥于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畧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已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大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

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已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乂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摠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圯之期躡和喜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方堂聽斷之宮表順端闈諸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邇遽加修復况乎地殊景已未荅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亦不鑿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王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昭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據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周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次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頌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

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群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由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二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中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

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合舉歌詩十二篇元肇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議鹿鳴之失似誤昔謬還也制四篇復襲前執

三朝以上壽有樂議

杜佑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幽風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鬚髯其古者詩一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以卑次起心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租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一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占詩名一以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

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法當是闕文晋代歌詩傳玄述具有

徹食宜有樂議

杜佑

周官云王大食三宥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已



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  
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據鞍  
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  
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  
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  
尊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  
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汾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  
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  
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  
鞍馬而已臣伏見此者鑿與出幸法駕首塗左右侍臣  
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  
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  
衣傳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

鞮而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  
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馬衣裾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  
綳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祭之間儻馬有驚  
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絳驂  
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  
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  
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  
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踈而兵士  
有著芒屨者閻立本書二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  
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  
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  
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義俗禮貴緣情殷  
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况我國家道軼

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  
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  
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  
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景服議

揚炯

古者太昊包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  
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  
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一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  
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  
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  
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  
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唐書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以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象明  
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  
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心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  
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  
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  
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  
以生象聖王為物之司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  
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分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  
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  
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  
衮者卷也龍德神異能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  
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祀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

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  
四望者岳瀆之神也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  
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  
其功也又制玄冕以昭群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  
但取黻之相背昭異之心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  
制禮功成作樂夫以昭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  
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曰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  
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  
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  
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而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  
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  
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心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  
銀黃玉紫盡南宮之松以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鈇

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善者從龍之  
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曰此盡不經之  
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有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  
三公之德也鷹鷂者鸞鳥也迥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  
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而  
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拒於藻并披紅葩之狎獵謂  
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茹者謂也若以連代藻變古從  
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立八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  
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以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  
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表名  
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  
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  
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

為詔乃秦皇之故事備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法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為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金之曰衡衡者使物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富

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則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多多則輕輕由乎物少則作法收之使多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穿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勤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人之不理皆

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多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天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

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離議

韓愈

右伏奉今日五日勅復離議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即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離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離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離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為賊曹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為賊曹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越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六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

其吏氣嗇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  
顛號不聞而能以戴天豈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  
以衝讎人之骨介然自死而無憾定守禮而行義也  
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  
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  
死於法也其可讎乎讎工八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  
驚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  
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如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  
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非血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  
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汝以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  
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耶王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  
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人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  
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如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  
害若取此且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  
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  
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  
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為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謹獻

唐文粹卷第四十

唐文粹卷第四十一

議丙摠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謚議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駁議呂諲嚴郢重議呂諲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畧大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崔履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晉謚恭世子議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



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  
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帶用  
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  
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袵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瀆  
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  
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  
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叅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  
王度將順事與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  
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群萃而取公噐不五六年比  
肩袞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  
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為之首百工惟  
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  
其志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

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贊文終侯留  
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播  
紳位侔周召將加誅謚之制宜以贊留為準謹按大戴  
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  
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丞蘇端駁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  
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畧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  
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取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  
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  
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眾不同日語矣而清  
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

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咎  
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  
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  
卓戮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  
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  
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周則載之於  
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  
我我則靜而守中因踈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  
者漏泄致辭患自撥已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餗公膺  
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  
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  
為忠揚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  
志於清白交不論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

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  
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  
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  
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耻下問曰文  
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  
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  
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  
武伯竊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  
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  
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  
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  
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  
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扶瑕刺骨之

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  
正色耻君不如克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  
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  
諱過傳稱不以青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  
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  
宣王之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  
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揚公之名  
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  
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  
卒用中與諲參其論在台司齟齬雖無匪躬之能然平  
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

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  
申太芝之姦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  
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  
政脩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  
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為工諲當此時能以慈  
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  
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畧必有過人者雖  
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臧肅禁暴威也愛人  
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  
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  
扈蹕靈武志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

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猷可替否之  
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温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  
爛馬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  
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  
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  
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  
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  
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各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  
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韋公  
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涖江  
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  
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  
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  
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  
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  
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  
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齟齬無匪躬之  
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  
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無害武  
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  
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吕公  
曰忠肅謹議

重議吕誼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吕誼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  
萬務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  
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爲仁由已畧見於事其恩

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  
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訟獄  
在未執政之前疊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  
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  
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  
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  
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  
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  
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  
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  
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  
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命之忠於其

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  
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  
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  
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哀周施及戰國之君  
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時致  
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  
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  
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  
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  
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  
稱貞則遺其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  
九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 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  
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

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孝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回示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

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諲之從政也威能開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竇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已來以賈誦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微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按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

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  
良庖投刃無復肯祭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  
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  
無疵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儼然而溫有  
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  
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  
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  
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  
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  
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  
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  
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履方進以經明為漢相

而皆謚曰恭述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  
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畧大使  
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  
國公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為唐上將當時唐  
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玄宗循漢  
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  
材力敢與虜虜故能破默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  
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為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  
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奭以果勇代處分闡之寄牛  
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  
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

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  
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  
之位則其勲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  
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弘矢之利以威  
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  
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  
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夏

左司員外郎崔夏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  
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  
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或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  
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

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  
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  
當開元初賜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遇亦  
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之  
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  
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  
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  
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  
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  
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  
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



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  
又公叔戌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  
可追謚况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  
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  
呂誣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  
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  
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  
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  
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  
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  
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  
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証者率多起屠  
栢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

蓋者鮮矣柰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  
軋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  
悉蒙恩錫或音徽以沐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  
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為限夫贈謚一也贈者  
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  
決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  
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  
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沂隴之西左衽是懼今  
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  
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  
業之邪正必以字彙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觀惡謚  
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  
之刑本非為歿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

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否竊猶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嚴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拜殼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獨慷慨數賊梟鏡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奔去之可也委身冠讎以死誰對其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杜纓是衛

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益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惺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

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蒞官確乎處中立言遺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為文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為太祖者詔下廢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六旨以為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敷尚永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士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一度得一貶之正九

所往復詞皆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叅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定宗廟之饗為薦可正婚姻之主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

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確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驪黷纍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却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

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  
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  
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  
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  
辭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四十一

唐文粹卷第四十二

議丁摠一十二首

吳興姚又鉉纂

歷代是非 西伯受命稱王議

魯議

漢高祖偽游議

貓鼠議

酷吏傳議

世祖封不義侯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喪制 定服制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服母齊衰三年議

改葬服議

廣喪朋友議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入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

訟遂追王大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

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安徵

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  
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  
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  
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  
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  
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為天  
子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  
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  
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  
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  
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制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  
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  
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  
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  
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  
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  
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  
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  
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泰  
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  
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  
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  
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

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大常外祭郊社  
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燕而用之以廣魯於  
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  
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  
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  
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  
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吳天上  
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  
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  
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從因言杞  
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  
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

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  
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  
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  
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是發揮之  
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  
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  
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  
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邪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  
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褻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  
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  
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  
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  
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

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  
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  
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  
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  
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  
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  
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  
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  
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  
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稱  
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  
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  
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  
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祖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  
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故  
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  
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  
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游之名不可  
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  
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  
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  
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  
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  
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



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  
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  
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稀反代  
地彭越黥布盧縮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  
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光有  
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  
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  
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寔以陵遲  
自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  
特牲篇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  
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  
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  
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  
以時殺獲為國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貓受  
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  
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端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  
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  
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  
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  
功鼠不為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  
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

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  
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邳都為酷吏傳首愚有  
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  
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  
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  
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廡不  
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  
郡守堅剛忠純始終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  
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  
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  
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  
惡之義於此缺矣以夫推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  
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

焉意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  
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涖官無處父之華  
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刪而無虐  
怒而中節者歟剛以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  
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  
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  
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  
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  
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  
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然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  
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

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  
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  
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  
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臥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  
授首及詣闕也封爲不義侯愚以爲伯通之叛命子密  
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敵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  
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  
此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  
無乃異於是乎若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  
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  
以喜怒爲刑賞使天下陪臺斯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  
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汨  
彝訓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  
道山陽會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  
旒之危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  
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  
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  
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  
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  
問兆廢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  
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爲名故兵  
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  
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  
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

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  
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  
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  
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弟兄可祠於朔  
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鬼沉埋於泉壤  
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  
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  
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  
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  
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服制議

魏徵令孫德茶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  
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

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  
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  
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  
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上一時為姨居喪  
五月猶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  
損益寔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  
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未嘗同  
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  
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  
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  
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  
契闊借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  
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

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疑神遐想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各有異同詳求厥中申

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東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不面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

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  
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  
五月是未滿三年而齒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  
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  
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  
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  
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  
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杜之考校豈公羊之  
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三傳何杜所爭惟  
爭一月不爭一年十二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鬯王祫  
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

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六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  
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  
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  
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  
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  
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  
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  
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傳至殮訖方始十  
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祇  
見厥祖侯甸群后或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  
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  
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

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問傳云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輯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傳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

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僻夫去練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其暮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

杜之徒並命代挺生軌模來裔官牆積仞未易可窺但  
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所  
有倚擬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  
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此  
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克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  
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  
正朔三而服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  
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  
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入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  
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

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

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溲游為同母異  
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  
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  
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  
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  
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  
王云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  
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  
有異同荀摯米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  
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議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  
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  
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



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廢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贊羔鴈瑤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刑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

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并數麓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咸至於周豈後代之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喪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菜季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舅之寃竊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

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  
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崇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  
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  
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  
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佳云總  
也傳稱舉下緬者猶緬遠也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  
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  
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  
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

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  
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  
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  
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  
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  
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  
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  
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  
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  
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壅其  
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關之類是  
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  
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

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  
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  
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  
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  
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  
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  
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  
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  
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  
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  
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  
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  
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  
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傳蓋寡祐甫昔年嘗爲  
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徐  
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  
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執躅無替亦感思者之  
所慰幸也公理又諭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  
一言見誨豈所望哉蓋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  
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  
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闊視光車美服爲貴  
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諉狹不畧我衰憊念噬膚之戚  
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  
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

鎮方域况其渺瀰既廣嶄率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  
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  
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  
遠書者知鄭郴州足之龐歛州瘠或以疾而歿或遇戕  
於盜韋氏出涕泫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交也於  
是歛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  
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  
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樂餌  
卜日為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  
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  
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蕢規平公  
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  
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牣於聽謂我樵夫農叟

之智也好我者頌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納施圓鑿自  
取辱焉諄諄然如不能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  
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  
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  
曠歛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  
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  
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  
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  
味公直簡諒魏則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  
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  
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  
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  
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

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刑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衰貶湖南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才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蕪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

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在也厥戮宣子之僕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慎重公平之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唐文粹卷第四十二

唐文粹卷第四十二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

唐文粹卷第四十三

古文甲摠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五原

原道韓愈

原性韓愈

原毀韓愈

三原

原鬼韓愈

原仁韓愈

五規

原化皮日休

原親

原仁牛僧孺

二惡

出規

處規

戲規

心規

時規

已上並元結

惡圓

惡曲

並元結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

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  
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  
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  
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  
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  
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  
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味惟怪之欲聞古之爲

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馬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  
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  
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  
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  
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  
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  
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  
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  
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  
民不爭鳴乎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

臧又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之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爲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



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

三而其所以爲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馬者善馬而已矣中馬者可道而上下也下馬者惡馬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馬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馬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馬則少反馬其於四也混下馬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馬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馬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馬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  
號也知必戒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為大成知若敖  
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  
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  
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皆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  
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  
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  
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  
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  
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

言者奚言而不異

毀原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有舜者其為人也  
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  
如舜者聞古之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多藝人也求  
其所以為周公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  
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  
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  
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不責其二即其新

不究其舊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必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如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有孺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有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

風雷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

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蚩蚩嚚嚚慕其風

蹈其壺者若百川蕩滌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也  
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  
之化者則比戶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  
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  
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  
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獄其基溟其源亂  
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  
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詒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  
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  
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  
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  
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  
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擯肌  
筭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  
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  
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  
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  
之易牙是也自茲以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  
先殺已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况其殺歟或  
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  
向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  
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  
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

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次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眎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无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无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无人也謂无微子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湯意故无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

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感心情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无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无印綬懷之未暖其客有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挈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借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歎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豨而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矍矍兄之別稱節載爾雅終不復二論矍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馬而象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儻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象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于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象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醪音多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何樂然尔何樂然尔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尔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

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考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



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  
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  
自戲圓又失方正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  
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  
靜圓以終身乎吾愛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  
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  
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  
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  
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  
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  
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

之小曲真憎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常曲氣以轉  
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  
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  
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  
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藝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  
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  
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  
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借顯  
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  
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鬪音由乎元子  
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  
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不能知其卒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遠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

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勿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曰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為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

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知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

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亦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世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

發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

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爲智周乎萬物

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  
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違道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  
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  
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  
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  
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  
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  
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  
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  
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  
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  
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  
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  
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曰如  
生之言修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  
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  
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  
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  
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  
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  
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

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

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

休耶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祇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



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平賦書一篇并序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

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

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期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祇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祇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寸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一百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

也方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必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一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十六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億畝五百四十萬畝也為古之田一十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內以畝為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蒔莖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餘為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則

十畝之田爲古之田三十畝較其多少亦相若矣凡百里之州爲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則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馬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擇其中長縱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則遂溝澮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苾蒞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十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畝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糧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

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則遂溝澮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苾蒞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率十取一疋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疋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

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上  
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  
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  
六百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食量家  
之口多寡出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  
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內  
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  
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  
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  
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  
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室相鄰煙火相接  
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  
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  
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  
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此之謂也

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上

古文粹卷第四十四

唐文粹卷第四十四

古文丙摠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劉蛻

時議三篇元結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  
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  
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  
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  
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  
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一  
君之暴災埏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  
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

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  
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  
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  
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域然後世之君猶有  
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讎瑤池  
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  
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  
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  
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  
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  
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社席而在於天下也  
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  
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  
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  
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  
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為取  
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  
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  
以智得權勢而不知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  
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  
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  
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  
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

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况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獍猶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脩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能脩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為鯀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脩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

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脩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上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駟儻焉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繫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

當窮能絜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太矣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蟲禪

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況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佗五勃反動舟貌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



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擲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擲下惠之道過乎濶吾去濶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以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仁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脩孔門之徒恥也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具臣也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亂已之讎而為直因躬不好者而為廉因人不樂者以為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

之所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  
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  
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  
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

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

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

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

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

處亦猶夫鸞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

尊而驕者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

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

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

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

其親天下不得而誣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

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嫉讎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

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

旒噫吾之道猶弓箕乎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

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  
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醜營也為酒今之醜營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策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  
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揚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有後序

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  
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  
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  
以漁魚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澤上及聞叟將殺其子

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  
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灋執  
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  
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吏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漁聚臣舟  
臣垂之十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  
發而震盍戮於燧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  
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  
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  
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  
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  
中也則盛鬪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

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鷓鴣鳥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木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眦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一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動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 時議三篇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與阜之說爲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爲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三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

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凌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  
曾不踰時竟能推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  
縣今河北隴險奸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  
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  
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  
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  
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  
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  
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  
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  
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汗怨憤上皇忽  
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  
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  
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  
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珮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  
食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  
時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  
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  
異品物公旌姻戚喜荷帝恩諧臣戲官怡愉而顏而文  
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  
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  
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  
弱可言當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  
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

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後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後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感生焉罔上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寃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寃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

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  
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  
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  
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則  
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下

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下  
古文丁摠二十一首  
吳興姚  
鉉纂

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古文丁摠二十一首

言對卷  
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黯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處士言 表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鑿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濟為瀆問 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 程晏

真龍對 盛均

愚谿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荅問諫者 陳黯

文道元龜 尚衡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 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經旨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徹蓋整衣警爐瀝觴頌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貶變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且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粟耒耜者一塲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兵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觀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

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  
而侮器使不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  
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  
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爲宋  
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  
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  
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  
有鹹澗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  
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  
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句絕秦傳亂國之疾百姓  
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  
窺之金玉在山鹹澗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  
而可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蠶邑剋而

吏醫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三  
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  
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  
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  
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  
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  
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  
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  
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居宜如是楚籍則曰  
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  
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

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鑿

李華

晉侯方畱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一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轡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膳饈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

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縣縣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容杳杳而業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谷聳崖峴以日曠呼朝反穿偃仆而雲罍鳥合反濱江臯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滌俞皎反綠野羊絲走舉蒼連筍籥梗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

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後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  
 號終昕竟晦墜英紛日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履  
 黃鳥時鳴白鵬飛度臨險瞰江江隈為潭慶慶初凌不  
 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沫露鱗出介織草以颺風颺職  
 波起崩濤迸流勢不得止精怖菟怕毛骨洗初凌然攀  
 木瞑眸猶懼跽泉頽麓疏冗繁源鼻歎支流澹澹鋤耕  
 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  
 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捐胡骨湖鋪明泊鋪郭允  
 宕輓姑本石敵磨火發川上纜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  
 微蒼通波滿望澹澹灑上久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  
 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華  
 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  
 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沉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

體閑綠涯壘觀照江成霞碧水連漪淺深見沙旁經闌  
 闌溢浸攔檻上有嬪嬙餘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墮  
 風而復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  
 發堅城雉堞崇山峯隊為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  
 金一膳傾千家恥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  
 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  
 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  
 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  
 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  
 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  
 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  
 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  
 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

將調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泐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脩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罄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問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為近耶夫宮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

按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廷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廷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遷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闕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以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今國家不能無

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彼得乎  
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盡工也孰誣其貨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  
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  
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堯舜之利民  
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  
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  
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  
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  
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  
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  
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

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  
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  
諸子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稷  
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  
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  
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  
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  
得從而爲之辭

濟爲瀆問

李耳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  
曰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  
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別爲  
九河不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

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  
先王班祀之意也今日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  
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  
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  
以爲費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  
間胥涇渭澧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  
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蓋也執事豈以大  
爲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 秦之處士 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  
橫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  
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默  
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

曰醢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鳥獲者響與力懸絕  
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  
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  
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相晉文  
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樓  
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  
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罽鉞董  
澤之蒲十九爲幹一爲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  
草齊寇爲燕氣趙骨化魏土懷痛之聲八之金石出絃  
匏聞之者悄感酸骨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  
連衡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豈能吞諸侯  
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乎大王  
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

侯聞其言從散衛敗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以見宗廟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識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啣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

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夫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字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豢育宛蛇魚類耳真為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闔于鄭者非耶曰妖而怪所以幽王皆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為馬或為劍有侔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



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彙蕃庶  
其在人也珠媚心爛呀成智門其為馬也市體柔油徧  
崇九州其為劍也鬼泱淫淫和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  
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遮舒是群龍也絲古今而不僵渥  
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  
於時豈獨矯矯欄端露威於葉公而誇爪喙哉是謂妖  
怪假物也客皺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辰子使  
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蜀  
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混泚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  
解有魚焉劔牙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  
莖焉艾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

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椅  
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眇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  
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  
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  
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  
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  
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以無實之  
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  
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  
目惡以兩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  
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君焉以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  
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

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  
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曰駸駸以  
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  
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  
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  
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以敢問子之愚  
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  
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  
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爍  
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  
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  
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虺蜴而不知怵  
惕何喪何得進不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知克此  
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豁神深思而歎曰  
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  
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闈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  
唐之竒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  
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  
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  
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  
蠹將翦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黠之汙將全疋而燔之乎  
養隼者誠欲其鷲於鳥鷲乎鷲於鷲皇乎鷲而無別不  
如不鷲矣天后默然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奏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千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顛鼎鑊謬造廷折其四矢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

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文道元龜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籍餘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



不亮有直復于亮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為世  
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  
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  
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  
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  
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亨亨于敬惠乃道保厥邦  
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  
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繁禋祀告  
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  
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令爾衆曰葛罪  
其如予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無紆蒸氏二者克備

尚克保厥家邦吁廢干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  
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擠者匪我攸聞小  
子覆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  
其有徽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  
戮力不冀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  
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  
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  
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  
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  
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  
為魯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

子豈可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悟其貸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儻以取金為不文曷不曰天王使其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句總求金是使乎私自來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醑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尸變

尸受福于神象乎醑尸嗚呼唐有天下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匝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為薦是也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耆艾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怠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